

第  
五  
章  
  
明  
鏡  
十  
八  
影



## 一 箭径锦帆

已经是入吴的第四个年头了，苧萝村婀娜多娇的少女已长成一个丰韵天成的少妇。

西施躺在象牙大床上，斜斜地歪成漂亮的姿势，透明的薄纱盖在大腿上，现出朦胧的曲线。一名宫女手拿一把香扇，在她一侧轻轻地摇着。

“茜妃是不是觉得有点闷？”旋波挨近西施，体贴地问。

“岂止是有点，简直是闷得头晕。”西施的手指漫无目的地在牙床上划来划去，不时地把指头放到眼前看看指甲锉成了什么形状。

“用剪刀不是比锉更快吗？”旋波转身要去取剪刀。

“怕就怕事干得太快，时间太长。等我磨好十个指甲，十天不就又过去了。”

“十天之后，大王也就回来了。”旋波嬉皮笑脸。

“你别说，有时候还真想他。不过他在身边待久了，又觉得腻味。唉，也不知他现在又疯到哪一国去了。”

“大王也真是的，守着全天下最漂亮的女人，还不满足，还要东征西讨，去和其它诸侯会什么盟。”

“他是要做中原的霸主，要学齐桓公称霸诸侯。这是他的梦，看他最近得意洋洋的神气，恐怕也快实现了。他倒圆梦了，可我呢？”西施神经质地把指甲在牙床上狠锉了几下。

“这帮男人也真是的，称王称霸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一抔黄土。那个齐桓公最后还不是被活活饿死了，听说身上长满了蛆虫。”

“讨厌！以后少讲这种不吉利的话。”西施不高兴地挥了挥手，把薄纱朝上拉了一拉，掩住胸口，双手平伸在床上。“以前每天干活，起得早，睡得晚，一点不觉得累；现在倒好，成天闲着，反而累得有气无力。”

“也不是我说你，你和大王也太不注意身体，太不注意影响了。就说上次在响屐廊吧！叫我们这些做下人的……”旋波一语带着双关。

“江山是他的，宫殿是他的，我也是他的，还不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西施愉快地飞了旋波一眼，“你还是我的下人呀！我怎么觉得你比我妈还厉害。”

旋波噼噼啪啪地跑了出去，声音在廊中变得更响了，成了叮叮咚咚。不一会儿，旋波拎了个金丝小笼，里面放着两只金头大蟋蟀，中间用一个小隔板隔开了。

“咱们玩斗蟋蟀，你把赌注下在哪一只上？”旋波兴致很高。

“我要‘长须将军’，它长得比较像吴王。”西施指了指长着一对长须的那一只。

“那我就只有要‘卖油郎’了。”旋波要的这一只因颜色乌黑，油光发亮，在宫中被称作“卖油郎”。

“赌注是三个脑崩儿。”旋波不放心地说，“不准赖，到时候不准抖主子威风。”

“我从来也没有赖过，倒是你不止一次地耍滑头。以大欺小不行，以小欺大就更是不应该了。”

“好！今天让它们决一雌雄！上！‘卖油郎’，冲上去。”旋波抽开了中间的隔板。

两只蟋蟀在笼中仇视着，头上的长须不住地抖动。

“卖油郎！”西施若有所思。“旋波，咱们干脆来卜一卦好了。‘卖油郎’代表‘范郎’，反正都有一个‘郎’；长须将军代表吴王，让他们决一死战，看是天亡越，还是天亡吴？”

“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肯定比用几块龟甲兽骨故弄玄虚准得多。”

西施用猪鬃挑动“长须将军”的下颌，“为了吴国，冲啊！”

两只蟋蟀厮咬在一起，相互蹂躏着，撕扯着。笼中开始有一些断须残肢。

“分开它们，分开它们！”当西施看见“长须将军”死命夹住“卖油郎”前肢时，像从噩梦中惊醒一样大叫起来。

“太残忍！太血腥了！”西施闭上了眼睛，“旋波，我输了，你弹我三个脑崩儿吧！”西施的眉毛微微抖动，仿佛旋波的手指已经弹着她了。

“真没劲儿！要不咱们找几块绸子来撕着玩。”旋波提议道。

“你疯了，这样会被老百姓骂死的，你不知道做一匹绸子要费多少事！我是浣纱女，我知道其中的艰辛。冬天，手冻得比红萝卜还红还粗。再说，这是亡国之音。”

“不就是要让它亡吗？”

“旋波！”西施握住了旋波的手。“好妹妹，这么多年难为你陪着我。咱们女人别把自己看得太贱了，我们不是祸水，不是狐媚。亡国不亡国在天在君王在大臣，我们尽一个女人的本分就行了，

丧天害理的事，我们不能干哪！”

旋波不高兴地噘起了嘴。“你总有道理，你永远正确，你都好得快成仙了！”

“好！好！依你不就得了。去取几匹绸子来。”

旋波不相信地看着西施。“我们可别干伤天害理的事，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就撕三匹，下不为例。”西施笑着说。

“三匹也是布啊！同样是作践！”

“我正想做几件小孩衣裳，三匹绸子正合适。”

“做小孩衣裳干什么？馆娃宫里又没有小孩子。”

“也许不久的将来，或者将来的不久会有一个呢？”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旋波喜形于色，拍着巴掌大叫大嚷。

“你这人怎么废话这样多？还不快去。”

单调、尖锐的裂帛声在馆娃宫里响起，众多的宫女竖起了耳朵，她要干什么？这个越国女人的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了，她是要用这种亡国之音来为吴国殉葬啊！

让她们不满足的是，尖利的刺响只响了三声，她们期盼的第四声再也没有响起，中间的空白漫长得像无尽的暗夜。

“我这一辈子可真值，什么事儿都干过了，连妹喜、褒姒的事我也尝过了，这声音可真好听！真悦耳！”西施气喘吁吁，用尽了全身的气力。

“姐姐，你又何必苦自己呢？你要为自己的身子想一想。”

“你叫我什么来着？”西施睁大了眼睛，这是旋波第一次叫她做“姐姐。”

“姐姐！”旋波的声音细得像一根琴弦在风中微颤。

“再叫一声，大声点儿！”

“姐姐！”

“谢谢你，我的好妹子！”西施满足地闭上了眼睛。“以后就这么叫，你那个‘茜妃’让我心酸。”

旋波把薄纱盖在西施身上，悄悄地准备退出去。

“妹子，你把我箱子里那几块胭脂石给我取来。”

西施把三粒胭脂石摊在掌心，晶莹、润圆的石子害羞地闪着红光，泛着神秘的光晕。西施翻来覆去地把玩着。

“红得真漂亮，像真的胭脂。”旋波小声地赞美着。

“也许有一天，我要用血把它们染得更红，红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夫差的征战结束了，鲁国的国君又在吴国的强兵利戈下臣服了。夫差喜气洋洋地回到了馆娃宫，带回的战利品装满了大车小车。

夫差血红的大氅飘到了西施身边，他一把搂住了全身素白的西施，把她抱起，旋转着。血红和雪白纠缠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

“吴国又胜利了，我们的士兵所向无敌。”

“我们的君王是盖世英雄！”西施吻了吻夫差晒得微黑的额头。

“我们是唱着歌，奏着凯旋的乐曲冲上去的。很多人都倒下了，但我们胜利了！”

“死了很多人吗？”

“敌人的尸体是我们的十倍以上。”

“你一定又是冲在最前面的！你总是这样不顾一切。”

“当然了！君王必须给臣下做出榜样。”夫差放下了西施，摸了摸自己有些扎人的下巴，想吻她又怕扎痛了她。

“你这个亡命之徒！怎么还害怕吻自己的妻子。”西施柔情脉脉地把脸凑了上去。“有时候，我很喜欢你用胡子扎我的那种感觉。当然，这只是很偶然的时候。”

夫差一阵狂吻猛扎，西施一声不吭，海绵一样偎在他胸前，由他亲热。

“你回来就好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不然，这心里空荡荡的，宫中阴森森，除了旋波，似乎每个人都仇恨我，都想害我。”夫差嚤嚤地说。

“嫌她们不顺眼，干脆全部换成越国女子好了，也许使唤起来，你顺心一点。”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以后别再东打西杀的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夫差纵是英雄气长，此刻也被西施温柔的儿女情销魂得晕晕乎乎，不知西东。

“这个宫殿太小了！”夫差环顾左右，“已经盛不下我对你的温情和爱抚。我要为我们营造一个更美丽、更舒适的爱巢，它应该比周天子的宫殿还华美堂皇。”

“你简直是个无道昏君，又是征伐，又是大兴土木，还内惑于妖妇。”西施笑着把夫差的手甩开。

“妖艳！妖媚！妖精！妖怪！妖里妖气！你真是彻头彻尾的小妖妇。”夫差爱抚着西施的全身。“我甘愿为你所迷，我愿为



你破家亡国……”汹涌的激情淹没了夫差。

“你真是如狼似虎！”

“谁让你这么迷人！”

夫差痴迷地在西施的柔情满怀上流连忘返。

“大灰狼，又凶又狠。”

“花蝴蝶在阳光下翩跹飞翔。”

响屎廊上传来铮铮作响的高屣声和侍女们肆无忌惮的叽喳欢笑。

“旋波她们来了。”

“这次她敢再坏我的好事，看我怎么收拾她。”夫差又把头贴上了西施的酥胸。

“你看！那儿真有两只花蝴蝶！”

夫差闻声望去，在春日阳光的流苏中，两只蝴蝶怡然自得地纠缠在一起，斑斑点点的羽翼把从窗户透进来的光柱拍得支离破碎，散成点点金光。

夫差腾出一只手去抓了一下，没有抓着，蝴蝶受到气流的冲击，惊吓地分开了，但瞬间之后又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羽翼轻佻地翩跹着。夫差又扑击了一下，它们比翼双飞地朝上飞了一段，嘲笑地看着夫差。

“别动它们，你这人真坏！没见人家正在亲热。”西施一把抓住了夫差的手。

夫差看了一眼翻飞舞动的蝴蝶，又看了一下玉容娇羞的西施，叹了一口气。

“人和蝴蝶一样美，我到底要什么呢？”他又作了一次扑击，徒劳地放弃了。

那两只蝴蝶亲热地缠绕在一起，翅膀温情地煽动着阳光和空气。

那两只多情的蝴蝶落在西施散乱的秀发上，好像扎着一双大绸结，抖抖索索，振翅欲飞。

西施抓起床边的香纱拭去夫差额上的汗渍，又顺手拉过床上的绸袍给他披上。

“这是馆娃宫。”

西施气得娇喘吁吁，一把拨开了他的手，“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看这还是会稽山哪！”

“别打岔，我给你讲正事。”夫差用手在西施身上认真地比划着。“从馆娃宫向南修一人工水道，宽10米，深3米，直通姑苏城内。”

“这也没甚希罕。”

“关键在于水道笔直如箭，不能有半点弯曲，象征着我征伐列国的赫赫武功。”夫差说得性起，夫差的手在西施身上蠢蠢欲动。

“你别碰我啊！什么赫赫武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知以后有多少孤魂野鬼要向你讨命。”

“给水道起什么名号呢？一定要响亮、威风。”夫差根本不理会西施。

“干脆就叫箭泾吧！反正你就是一个赳赳武夫。我命苦，认了。”

“你有什么命苦的？我要在箭泾中种遍香菱，莲花。馆娃宫仅有檀香还不够，还要有菱香、荷香。用它们来呵护我的第一香玉。”

一月之后，箭泾修成了。笔直、陡峭的堤岸上杨柳依依，白色的柳絮梦幻般地在空中飞动，那么小、那么白的一点，落在嘴里一抿就化了，甜丝丝的。泾中的荷叶、香菱密密层层，挤挤匝匝，倚香叠翠，在水光滟潋中随波荡悠。

吴国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堤岸上，欣赏着他们大王的又一大杰作。修姑苏台用了三年，修馆娃宫用了三个月，建箭泾只用了一个月。吴国的子民们在赞美他们大王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忘记几百具民工的尸骸埋在高高的堤岸之下。

一块大石碑立于箭泾中段北侧的高堤上。碑上是夫差的手书“大吴征战纪念”，碑文是伍子胥所撰：

天降祥瑞，大吴崛起。自先王阖闾肇始，灭强楚、降齐鲁、破越国，凡大小役一百四十有八。周天子敬王赠吾王夫差“东伯”之封。特此以誌。

黑色的基座，白色的尖顶，全由汉白玉雕成，肃穆、庄重、雄浑。和周围的繁花绿柳、香风碧波形成不和谐的对比。碑后有一行小篆“自椒山之战，阵亡三十八万将士”，刻在不引人注目的位置，金色的阴文深深溜进黑色的汉白玉中，不仔细瞅，根本看不出来。但每天下午，西沉的余晖总会照在这一行金字上，刺眼晃目。

“三十八万人，排成一队，该有几十里吧？”一个文士模样的人惊奇地发现了碑后的文字。

“灭楚破越是赫赫战功，只可惜这三十八万孤魂野鬼呀！”另一位闲人接口。

“是哪！一切的伟大与壮丽之后都有着悲哀和艰辛。当你陶醉在箭泾的香风荷影中时，没准儿你的脚下正好踩着一具亡者的枯骨。”

“几百号人都死了，随手就葬在他倒下去的堤岸处，有的尸首连块破席都没有。”

“自平王东迁以来，百姓们的血已经流了二百多年了，也该结束了！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再多的罪孽和尸骨了。”文士模样的人愤愤不平。

“只怕马上又要流血死人，听说大王又要对齐国用兵了。”闲人四处张望，压低了声音，神色极为诡秘。

“吴国人的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多少吴国的小伙子把尸首抛在了异国他乡。吴国再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了！”文士摘下头巾，掷于地上。

闲人从地上抬起头巾，拍掉上面的灰土，还给它的主人。

“怎么？老兄想为民请命！”闲人的手在脖子上“咔嚓”了一个动作，漂亮得干脆。“别说你，就是伍相国现在都难见大王一面。听说他连魂都被那个越国艳女拴到裙带上了。”

“闪开，快闪开，大王驾到！”一队骠悍的骑士耀武扬威地冲了过来，马蹄声脆，烟尘阵阵。高堤上的人群纷纷退到了杨柳背后。马队过后，一队金盔金甲的武士在箭泾北岸排成了一道警戒线，箭泾南岸则由一队银盔银甲的兵丁建起了警戒线。武士们背朝箭泾，面向人群，盔甲鲜明，一派肃整。

“大吴国王驾到！”一个漂亮的小军官骑在一匹栗色花骢马上，英气勃勃地发号施令。身后的石碑恰巧映衬着他的英武和帅气。

一声长长的号角颤栗在空气中，脆脆生生地震人耳膜。又是两队轻骑沿着箭泾两岸飞掠而过，马上的骑士个个锦衣玉帛、气宇轩昂，他们是勾践最精锐的近卫骑兵。

馆娃宫的殿门忽然中开。一艘龙凤锦帆大舟缓缓驶出，流光溢彩的锦帆上缀满了华贵的丝穗和流苏，齐刷刷地在风中哗响。

袅袅的香烟在箭泾两岸飘起，忠顺的子民们虔诚地焚香叩首。

“万岁！万岁！”近卫军们的声带吼出了对君王的爱戴，锐利的戈矛把阳光劈成千万缕金丝。

锦帆鼓得满满胀胀，像一把拉开了的硬弓，龙凤大舟缓缓地、神圣地在箭泾上浮动。一队轻曼灵妙的宫女拉着丝带做成的纤绳行进在北岸，宫女们曼妙的脚步飘浮在柳絮曼舞的高堤上，灿烂的笑靥荡漾在箭泾的绿波中；一队上身赤裸的壮汉，赤着脚，鼓着浑身的肉疙瘩轻捷地挽着细麻织成的纤绳，行进在南岸。对吴江上最优秀的纤夫来说，在如此平坦的航道上行船，太轻松了。他们热切的眼光不时逡巡在北岸的绿衣红袖中，姑娘们隔着箭泾向他们扔来随手折下的柳枝。河面太宽了，柳枝飘入河中，随波东西。

夫差的前面是一只巨大的龙头。

西施的前面是一只玲珑的凤头。

龙、凤灵巧地转动着，轻碰着，撞出柔情蜜意的脆响。

西施的心像飘飞的柳絮一样轻灵。吴国的子民在她的脚下叩头跪拜，这是人间最高的尊荣，她一个浣纱的女子能过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幸福吗？她甜腻腻地瞥了一眼身旁的夫差。一身戎装的他高大孔武、自信华贵。他不也是男子中的佼佼魁首吗？我

还有何求？她甜蜜地向夫差身上倚去，夫差有力地扶住了她的腰肢。

“河风香得都发腻了！”

“在你身边，我的一切感觉都失灵了。”

“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什么叫荣华富贵，权威尊荣了。感觉真好，怪不得许多人为它蝇营狗苟。”

“这一切因你而生辉。没有你，它们不过是僵尸般的摆设。”

西施抓起一把彩带向岸上的人群掷去，绸带在空中漫舞成千姿百态的形状，多数掉进水中；跪着的人群开始骚动了，纷纷抢着掉到岸上的彩带，士兵们弹压不住，最后也加入了抢夺的行列。

“我早就说过，你是一位迷人的狐仙。我的臣民为你而疯狂。”

“立这样一块碑在这儿不是有些大煞风景吗？”西施指了指冷落在香风脂气中的吴王征战纪念碑。

“不立这样一块碑，那帮老臣是不会答应我修箭泾的。他们陶醉在先王的战功中，而我只迷恋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箭泾永远是属于你的。”

“向天底下最美丽的王后敬礼！”石碑下漂亮的小军官拔出了军刀，一道闪亮的银弧在空中漂亮地划出，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西施看见一层阴云袭上了吴王的面庞，她仍然选了几根最漂亮的彩带扎成一个小球向军官掷去。

“谢谢你，勇敢的骑士！我不是王后，我只是越国的一名浣纱女而已！”

年轻人用军刀接住了抛来的彩球，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上。

“这是她给我的，是美妙绝伦的她亲手给我的。”英俊的脸孔抽搐着激动的喜悦。他把彩带系上了自己的马头。

“万岁！万岁！”一旁的近卫骑兵们狂热地为自己幸运的同伴欢呼，戈矛在空中上下挥舞。

“大王，我知道我冒犯了你和王后许姒的尊严，但我有了军人最可宝贵的东西：荣誉。”小军官的军刀将一片寒光送向自己的颈项。但一道更快的闪电裹住了他的手腕，军刀脱手了。夫差在生死决择的关头用彩带系住了军官的手腕。

“我不希望吴国的将军倒在我的面前，吴国的将军只应该有一种死法：战死！”

“我愿意为大王和你美丽的茜妃赴汤蹈火。”

“解开你的盔甲！”夫差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

小军官高大、健美的身躯弹性地闪着光泽，引起一阵赞美的声浪。小伙子的脸微微有些发烧，他感觉到茜妃的目光正亲切地瞅着他的肌肤。他有点局促地用手搔了搔头，不知该把它往哪儿搁。

“肩上的伤是齐国人留下的吧？”

“是的，大王！齐国人的弓箭射中了它，我把箭矢连肉一块拔掉了。”

“转过去，让我看一看你背后的伤。”

“大王，我不为它在背后而耻辱，一个装死的鲁国士兵在我身后砍了一刀。我的同伴可以证明，我当时冲在最前面。”

“我认识你，沮鞅。我忠诚的近卫兵。你的忠心毋庸置疑，但你必须为你今天的冒失和冲动付出代价。”

“大王，你可以杀掉我，但为绝色的美丽而冲动是没有罪的。我无怨无悔。”

“大王，饶恕他吧！”西施身边的旋波忽然跪下，西施愣了愣，随即明白了。以至于站在岸上的沮鞅看见一丝难以掩饰的喜悦一刹那间明亮了茜妃的脸庞。

“沮鞅，我可以给你一次在全体吴国人面前证明你忠诚和勇敢的机会，让他们觉得治罪于你是一个遗憾的错误。”

“在所不辞，但凭君命。”

“骑上你的马。”

沮鞅顺从地跨上了马鞍，勒紧了马辔头，那战马一声长嘶，立起了前腿，沮鞅赤裸的上身在战马身上放射出男人所特有的光芒。

“跳入箭径！”

水花四溅，沮鞅连人带马纵入箭径。

“对齐国的战争就要开始了，前面就是齐国的都城——临淄。”夫差指了指远处的姑苏城。“你和我的龙舟赛跑，最先攻入敌国都城的人应该受到奖赏。”夫差抽出了佩剑。

“预备——”

“慢！”西施拽了一下夫差高举佩剑的右臂。

“沮鞅，我相信你能胜过我的大王。”西施安慰地拍了拍夫差的手臂，“我还有一件更诱人的奖励。”她从身后拉出红艳得快要燃烧的旋波。

“开始！”夫差挥动了佩剑。

沮鞅的人头和马头在水波中一荡一漾。

旋波快把西施的袖子拽掉了。



夫差擂动巨鼓为自己的爱将鼓劲。

姑苏城越来越近了，马头已超出大船半箭之地了。

“为了吴王，为了茜妃，冲啊！”沮鞅在水中挥舞着战刀，马儿腾空而起，周围一片惊呼。

“冲啊！冲啊！”越来越多的近卫兵跳下箭泾，簇拥着他们的骄傲。

西施和旋波相视而笑。

## 二 佳丽悲秋

吴国都城姑苏最近又有了一种风俗：用箭泾的水给新生的女婴沐浴。据说西施的梳妆洗面的水全都倒进了箭泾，箭泾染上了她的灵气，用箭泾水沐浴过的女婴会长得健康美丽。年轻的妈妈把绿得起腻、香得润肺的箭泾水洒在新生儿娇嫩的皮肤上，常常替不懂事的小家伙祈祷：“让我长得像茜妃一样漂亮，让我像茜妃一样迷人。”

看着自己的小宝贝在香粉脂气中活泼地乱动，母亲的心头在欣喜之余常常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要是自己的女儿真的成了茜妃，远嫁他乡异国，自己会高兴吗？

但风俗还是顽强地蔓延开去，城中的人开始用箭泾水饮用做饭了。

一位郑国客商在城里一家小饭馆吃完饭后，多付了十文钱。“今天这饭怎么比平时好吃，香喷喷的。”

“那还用说，是用箭泾水做出来的！”老板娘自豪地对客商讲。

传闻越传越神，以至于周天子的使臣给夫差送来周敬王赏赐的衮冕、圭璧、彤弓、弧矢时，在酒席上对夫差讲：

“天子闻贵国有一神水名箭泾，饮之可使人容颜常驻，愿求一盂以呈之。”

更有一帮薄幸子弟三五成群，宴饮游乐于箭泾的高堤之上，相互戏谑：“此水有美人沐浴之水，可试与之共浴。”

西施对各种飞短流长置之一笑，不予理会。闲时陪吴王弹琴作歌，饮酒娱兴；更多的时候，她愿意驾一叶小舟徜徉于荷叶与香菱的纠缠密实之中。

今天，西施心情不错，乘了一条画舫出来游玩，吴王在船上陪着她。西施跪在船头，一只手垂在水中，享受着水流的清凉和冲刷，痒酥酥的感觉一直从手心传到心里，像一股电流在全身涌动。

“过来，小心掉下去。”夫差礼节性地喊了一声，他已经习惯了西施对水的痴迷和浪形不拘小节。他喜欢她这样。他半躺在竹床上，欣赏着自己的珍藏。

西施的手把浮在水面上的荷叶菱角拨开，有时候还拽下一根，然后漫无目的地扔掉。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水吗？”西施抬头问道，手仍在水中折腾。

“惺惺惜惺惺，你不就是对碧水一往情深吗？”夫差微笑作答。

“最近你拍马的技术有些长进哟！跟谁学的。我可以根据这

个替你判忠奸。”

“主要是跟伯喈学的。唉！各人性格不同，要这种话从伍子胥口中吐出，那才倒胃口。”

“那太宰一定是大大的奸臣！”

“茜妃，不要妄议朝政，真的，我不喜欢女人这样。”

“好像谁希罕你的朝政似的！过来，看在你刚才拍马的分上，本妃赐你一物。”

夫差躺在竹床上不动。“我什么也不需要，只要让我看着你就行了。”

“过不过来？”西施加重了语气。

夫差拖泥带水地下了竹床，趿拉着一双竹屐，噼啪作声。

“赐你菱角一个！”西施顺手从水中捞起一只菱角。

“不吃，没洗干净。”

西施认真地俯下身子，在清清粼粼的水波中把那只菱角又洗了一遍。

“再赐菱角一个！”

“不想吃，没胃口。”

“嗨！好大的架子。”西施把菱角放到嘴里，斯斯文文地嚼了几下，用舌头送出一片，在嘴唇边上进进退出。然后又朝夫差招了招手：“过来。”

西施用舌头把菱角轻巧地送进夫差口中，夫差想咬住她舌头，猩红的舌尖只在他唇上一抹，便撒了回去。

“年纪也老大不小了，还不学好！”西施娇斥道。

堤岸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沮鞅急忙握剑在手，他已升为吴王近侍小队长，随侍吴王。这是西施为他谋的差事，使他可以有

机会和旋波厮混在一起。

沮鞅看清了来人，放心地还剑入鞘。“大王，太宰伯嚭求见。”

“见还是不见？”刚才还口口声声不许西施干预朝政的夫差此时全然没有了主意。

“这是你的事，我管不着。”西施一走进舱中，便把旋波也叫了进去。“男人们的事儿，我们别瞎掺和，坏了事肯定往我们身上推。”

沮鞅放出一叶小艇，把伯嚭接上大船，还有一个瘦小、干瘪的中年男子跟着伯嚭一同上了大船。见是生人，沮鞅上前挡住：“对不起，我要搜身。”“他是越国大夫文种，绝对可靠。”伯嚭急忙解围。“对不起，就是越王勾践我也信不过。”沮鞅不给太宰一点儿面子。

“好沮鞅，别难为他了，放他上来吧！”一看见来者的山羊胡子，夫差就认出他是文种。沮鞅向两人道了声抱歉，便直挺挺地站立一旁。

“罪臣文种叩见大王。”

“怎么越国人都这个腔调，什么‘罪臣’不‘罪臣’，不就是椒山败了一仗嘛！何罪之有啊？”

“罪臣谢过大王。”文种一头叩在船板上，夫差真怀疑他是不是想撞船板自杀，待文种抬起头来，急切地想看他的额头有没有撞坏。“看起来越国人已经胆战心惊，无力再战了！”夫差作出了判断。

“越国今年水旱不调，收成不佳，稻谷欠收。人民饥困，有的地方已经易子而食了。”

“易子而食？勾践这国君怎么当的？怎么能有这种事呢？”夫

差动怒了。

“寡君命罪臣乞大王开仓借粮，借谷万石以救越民之饥，明年谷熟，定将奉还。”文种带着哭腔哀求。

“勾践已臣服于吴，时有贡献。越民之饥，即吴民之饥也，我又为什么非要让积谷烂在仓里呢？”

沮鞅上前奏道：“大王！伍相国求见。”

文种、伯嚭两人闻言一惊。伯嚭在文种重贿之下才想出画舫求见，为的就是躲开伍子胥，想不到他会追到这里来。

“沮鞅，给伍相国赐座。”夫差吩咐道。

伍子胥冷冷的目光扫过文种，文种谦恭地低下了头。伯嚭满不在乎地向伍子胥点头致意。

“老臣闻勾践遣使乞谷，不知大王允乎？”

“寡人准备应允，相国有何高见？”

“不可，不可！我看越国并非因饥困而乞谷，为的是空虚吴国的府库。不给他们不会成仇；给了他们也不会受到感谢，大王不如辞之。”

“可越国人已经易子而食了！”

“大王可知我国连年伐越征战，最近又频繁大兴土木，府库已经告急。只怕到时易子而食的不是越国人，而是吴国的子民哪！”

“相国言过其实了罢！”夫差隐隐有些不快，你伍子胥当作属国使臣的面说这种话，实在有损大吴的尊严。

“再说，老臣听说勾践勤于朝政，恤民养士，整军备战，志在报仇，若大王再以粟米助之，只怕将来勾践要荡舟箭泾，麋鹿将游于姑苏之台！”

“相国无礼之甚，竟出此不祥之言，分明是欺君罔上。”伯嚭在一旁插话，他已经算计好了：伍子胥是个急性子，言多必失，吴王必定生厌。

“你身为太宰，却替敌国设想，可鄙之至！”伍子胥须发皆立。

“够了！我还在这儿，你们吵什么？”夫差重重一击拍在案上，他已经厌烦了这种没完没了的争吵，无休无止地算计。人心隔肚皮，要看清皮囊里的肺腑实在是太难了！还是打仗痛快，靠的是真刀实枪，比和这一帮迂腐之人勾心斗角要强得多。他现在只想尽快结束争吵，去舱中看西施，去吃那口还没嚼完的菱角。可几位大臣正眼巴巴地等自己拿主意。他们看上去都忠心耿耿，说的话都有道理，到底是听谁的，夫差又是一击重锤。

伍子胥心中暗暗叫苦：看来先王阖闾所言，夫差有妇人之仁，而无丈夫之决确实不假。老王的眼光确实厉害！

夫差仍在犹豫，首鼠两端的眼光在自己的文臣武将身上扫来扫去。“给……还是不给？”夫差捻着唇上的短髭。

中舱的竹帘掀开了，一张泪痕红泡的俏容现了出来，袅娜的身段婀娜到了众人面前。

“越女西施恳请大王以慈悲为怀，赈济越国苍生。”西施深深地跪在夫差面前，一头乌云散在松软的地毯上，露出羊脂般凝白的脖颈。

“茜妃，快起来，我都忙得晕头转向了，你还来凑什么热闹？”夫差的竹屐响到了西施面前，心痛地把她扶起。

“我不是你的贵妃，我只是苦难越国的浣纱女。”西施双手抱住了夫差的腿，浸湿的脸庞贴了上去。

“伍子胥，这场戏看你怎么收场？”文种把内心的高兴强压下

去，也跌跌撞撞地来到夫差面前跪下。

“大王，全越二百万人民给你跪下了。”

伍子胥傲慢地看着这场闹剧：这个越国女人终究是吴国的祸根。吴国再也不能有比干、关龙逢这样的牺牲了，从古至今，政治祭台上供奉在女祸灵牌前的祭品已经太多了。

“茜妃身为吴国贵妃，当竭力侍奉大王，怎么还能私袒故主，为故主计划。”

夫差的短髭抖动着：老贼无礼，你纵是先王大臣，有拥立之功，但寡人的妃子是你随便评说的吗？再说，我平时舍不得伤她半毫，现在她哭成这样，你还以言斥之，于心何忍？

“伍相国不是也用吴国的甲兵报过家仇吗？”西施泪水横溢的脸上流出少有的刚烈。“难道都要我们学相国带兵杀回故国，掘墓鞭尸吗？我不是为了什么故主，我一介民女又能和故主扯上什么关系？我只是为全越无辜的生灵求情。”

夫差俯身扶起西施，替她抹去脸上的泪痕。

“吴国祖制，后妃不得参与国政。”伍子胥祭起了先王的尚方宝剑。

“仁德是君王的美德，大王恩义播于四海。我不懂国家大事，但我知道作一个女人应该劝丈夫多行善事，一个连生养自己故土都不爱的人，又怎能指望他对大王忠心耿耿？”

“不必再言了，寡人主意已定，借给越国粟米一万石。待明年谷熟后偿还。要是违约的话……”夫差瞪着文种故意留下半句话。

“大王放心，一定如数奉还，如数奉还。”文种的头在船板上捣蒜不止。

“如若违约，吴国大军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夫差对沮鞅以目示意，沮鞅一使劲，将手上的一个茶杯捻成碎片，血浆和碎瓷掺在一起，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文种。

下船的时候，文种的腰在西施面前佝成一只大虾米。“这老文种怎么越老骨头越软！”西施鄙夷不屑地别过脸去。却见伍子胥蹒跚着想跨上小艇，他的腿脚已经不听使唤了，西施赶紧上前搀扶。

“谢谢你，茜妃！”伍子胥接受了西施的帮助，深深地向她点头致谢。

沮鞅不寒而栗了，跟随伍子胥征战多年，他太熟悉相国的眼神和表情了。这是他在定下破敌之计抑或是冲入敌阵中军砍倒大旗之后的表情。“莫非……？”他简直不敢往下想了。

周敬王三十六年夏，夫差征九郡之兵，大举伐齐。西施已经厌倦了姑苏城里的繁华与喧嚣，她想要换一个环境，散散心。

“这有何难！”听完西施的要求，夫差立即召见了他的宫廷总管王孙雄。

“十日之内在句曲为我建立一座行宫，遍植秋桐，就号‘梧宫’吧！”

“遵命，我的大王。”再大的难题也难不倒这位总管大人。“只是……”从来不讲条件的总管今日也破了例。

“只是什么？”

“全国民仗都已征集参加对齐国的大战，再说府库中的银钱也……”

“王孙雄，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窝囊的一个人。这种小事还来烦我。人力不够，征调囚犯、妇幼；财力匮乏，等我伐齐凯旋不就



迎刃而解了！悉数花光，直至最后一文钱。”夫差把手断然一挥，作了决断。

“大王，不必这样兴师动众，我只是想散散心，谁要你大兴土木。”西施怎么也想不到夫差会这样处置。

“我早就想为你建造一座消夏的别宫，如今正好借机建了，省掉许多麻烦。”

“消夏倒也罢了，那又为何要遍植秋桐，夏行秋令，岂不可笑？”

“爱妃有所不知，吴地梧桐最美，现虽为盛夏，待我伐齐归来，也就已是深秋时分了，正好与爱妃在‘梧宫’赏梧。”

眼前这个男人为我想得太多了，他的家国全都交给我了。如果我要他的心，他也会掏的，就是“范郎”也未必如此。想到范蠡，西施又想到了自己的使命。难道我真正是一个坏女人吗？莫非我真是一只败家亡国的妖狐？

“想什么哪？”夫差用食指刮了刮西施的鼻梁，小巧挺直的鼻梁硌得夫差的手软绵绵地舒服。

“没想什么。”西施把头靠在夫差肩上，亲热地往他耳朵里吹气，“我的亡命徒，别冲在最前面，答应我，好吗？你一定要答应我！”

“为了我的国家，我应该冲在最前面；为了你，我应该听你的话。”

“那你是为我还是为了你的国家？”

“当然是为了你这只花狐狸！”夫差在西施鼻梁上猛啃一口。

王孙雄默默地退了下去。这对小夫妻的缠绵让他心里暖烘烘的。君王都是这样，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他们会倾其所有，竭尽

其能。大王以前对许姒不也是这样恩宠有加吗？可现在许姒在她冷清的正殿里打发寂寞清冷的时日，把全部心思放在吴国未来的国王身上。

走在响屝廊上，王孙雄身上的钥匙串儿叮当作响。“这响屝廊又有什么有趣呢？”他忍不住自言自语。“全是玉石的地板，玉石的地板哪！”他忍不住弯下身子抚摸着镂花刻画的地板。以前，他喜欢听钥匙串的响声，美妙动听的悦耳之音提醒着他的职责，那是生命中值得荣耀的事；可眼下它们的钝响却让他心惊胆战，他知道那些府库都快空了，等到再也取不出东西的时候，他的职责和生命也结束了。

十日之后，梧宫建成了。夫差、西施移驾梧宫，在梧桐树摇曳的树影中，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缠绵、温馨的夏日。

一月以后，夫差伐齐的大军出发了。一身戎装的沮鞅看着留守吴国的相国伍子胥高深莫测的面孔，心里涌起的寒意顺着后背往上爬。

“大王，要不让我留下来守卫梧宫吧！”

“混帐，现在岂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夫差恼怒地朝沮鞅扬了扬马鞭。

喧嚣的人马远去了，遮天的烟尘散去，露出一条空荡荡的驿道，消失在天地相接之处，一团沉沉的寂寞和失落掷向了西施。

桐叶在风中簌簌响起秋天的声音，吹到脸上的风也渐渐有了寒意，能一直寒到人心。西施打了一个寒战，怅惘的感觉在心里“咯噔”一下。她从地上拾起一片带着黄边的桐叶，用手指掐了掐有些干涩的叶脉。

“前几天这片叶子都还好好的！可今天它就丢了。”

“这么多的桐叶，你能记住一片？”旋波惊奇地从西施手里接过那片黄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吴王临行前一天，有一只喜鹊在它上面啄了一个小孔，我就记住它了，我每天都要和它讲话。”

旋波果然在落叶上找到了一个尖尖的小孔，“还真是被鸟啄的！”

西施又拿过叶片，放到鼻下嗅了嗅，“连叶片也有寂寞的滋味！”

“既然没事，那就来算一卦吧！”旋波把黄叶上的叶肉全部去掉，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架子。她扯掉一根叶脉，“平安”；又扯下一根，“凶险”……

西施像看着淘气的婴儿的母亲，宽容地看着旋波的小把戏。

“凶险”，旋波扯下了最后一根叶脉。她的脸苦成了一根苦瓜。

“你不是一直盼着吴国灭亡吗？”

“可他……可他……也在军中。”

“那好，刚才那一卦就算为我卜的；你再找一片叶子来一卦。”

一阵风掠过树梢，又是几片黄叶落下。空中传来几声雁鸣，一行大雁排成翅阵在空中飘过。

“雁行有序，它们该到南方去了。告诉我，可爱的精灵，你们会飞过越国，飞过苕萝村吗？”西施向空中挥舞着手帕。

又是几声清鸣，一根雁翎摇摇晃晃地从空中荡悠下来。雁阵渐渐远去，只剩下青冥的天空和浩荡的天风。

“我们就像这飘散的落叶，凋零的雁翎一样没有根基，无依无靠。”

“可你两个最优秀的男人，两座可永远倚赖的靠山哪！”

“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到我的背后有山哪？”西施故作惊讶。“谁也别指望谁，谁也别靠谁，可是我自己靠得住吗？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西施摇了摇头。

“人的心情和季节有关，前一阵儿我都还觉得你光明灿烂，最近越瞅你越觉得阴气。”旋波揽住西施的肩头，小声地抚慰她。

“看来唯有陶然一醉解忧愁了。晚上陪我喝一杯。不！喝他一壶好了。”

“啪”，伍子胥一掌重重击在桌面上。几个地方官噤若寒蝉地站在他面前，都是满面愁容。

“这是打仗！不是儿戏！大王数次三番差人催要军粮，可你们却空着手来见我。贻误了军机是要掉脑袋的。”

姑苏城守备是伍子胥多年的部下，一见大家都呆若木鸡，自己不出面不行了。

“本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筹备军粮的事，也不是头一次了。只是今年姑苏一带谷收情况糟透了，往年丰产的地界十之八九现在颗粒无收。已有百姓逃荒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难道天亡吴国不成？”伍子胥瞪大了眼睛。

“此事并非天意，全在人为，皆因……”姑苏守备啜嘴难言。

“讲！”伍子胥已经超离愤怒了。

“皆因今年播种的是越国归还的谷种。颗大粒满，但就是不

发芽出土。没有播种越粟的地方还勉强有一些收成。”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伍子胥吩咐姑苏守备向城中大户借粮，务必将军粮筹齐，他自己闷坐案前，陷入了沉思麻痹的境界。

粒粒雨珠敲击在梧宫的芭蕉、梧桐上，天地一片迷濛。秋风毫不留情地在梧桐树林里穿来穿去，掀起一层一层的叶浪。几株芭蕉羸弱地在秋雨中哀泣，像老学究读古书一样晃动着纤弱的身子。

西施、旋波围坐在一个泥炉边，红红的泥炉精致可爱地冒着蓝色的火苗，舔着搁在上面的大陶盆，盆中煨着一个紫砂大陶壶。湿热的水气和着酒香在屋内飘逸。

“真冷啊！才刚刚八月的天气。旋波抖索着身子，裹紧了身上的薄衣。

西施斟了一杯酒放在旋波面前，平日里都是你侍候我，今日也让你尝尝被人侍候的滋味。”说完，双手把酒杯捧上。

“爱妃不必如此多礼。”旋波学着夫差的腔调，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风雨如晦中，一道黑影避开宫门巡察的卫士，溜进了梧宫。风雨声掩住了他疾走在落叶之上的脚步。

“咚，咚，咚——三更天啰！”一个悠长、苍凉的声音在雨中被浇得湿淋淋的，让人心里一阵阵紧缩。更夫黑色的身影在梧宫里逡巡。

满宫的秋桐让黑影有点辨不清方向，他纵身跃上梧桐树，层层重叠、摇头晃脑的桐叶挡住了他的视线。一点灯光在不远处时隐时现。摇曳跳动，黑影稍加思忖，向灯光处走去。

“此句联得不通，当罚一杯。”一阵女子的嬉笑传进了黑影耳内。他停住身形，把耳朵贴到了墙上。

“你好大胆！敢到梧宫里撒野。”一声娇喝吓了黑影一跳，右手下意识地扶住了腰悬的宝剑。

屋里又传来女子的惊呼和桌椅碰翻的声音。

“不好！有刺客！”黑影破门而入，拔剑冲上。

“刺客在哪里？”

屋内传来两声撕心裂肺的惊叫，被疾疾的风雨淹没了。

“刺客在哪儿？”黑影忘记了自己还穿着夜行服，脸上套着黑面罩。他的到来在屋内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黑影锐利的目光在全屋扫过，落在墙上的一只大壁虎身上。原来“刺客”是它。

黑衣人似乎忘了他本人就是奉命的刺客。

西施从撞倒的椅子后站起来，打量着眼前的黑衣人。除了一双透着聪颖和锋利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他的黑衣湿得精透，紧紧贴在身上，往下淌着水。

“壮士请喝一杯酒暖暖身子。”西施把手中的酒杯递了过去，黑衣人一饮而尽，咂了咂嘴。

旋波也恢复了镇静，要给黑衣人斟第二杯。

黑衣人操起紫砂壶咕咚咕咚灌了几口。一把扯下了面罩。“西施，还记得南山处女吗？”

“处女？”西施想起了和自己赌酒的少年侠客。“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奉伍相国之命，取你颈上人头。”

处女的话把温暖着酒香的宫室变成了一座坟墓。

“你是什么时候攀上伍相国这根高枝的？”

“我为越王所擒，伍相国怜我才华，把我从死牢里救了出来。我便作了他的门客。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讲究‘士为知己者死的’。”

“也罢！死在你这位‘知己’和故交酒友的手上，也算死得其所了。”西施在桌上又添了一只杯子，“来！故交相见，不一醉方休怎么说得过去呀！”

处女依言在西施对面坐下，一大片水渍从他的湿衣服里渗出，很快湿了一地。

“先生要不要先换上一件衣服，湿衣贴在身上是很难受的。”

“真不好意思！污了你们的地板。”地上的水渍还在不断扩大，处女向两人道歉。

“取我的人头，你心安理得；打湿我的地板，你倒于心不忍，真是一个虚伪的谦谦君子！”西施给处女斟上一杯酒，黄色的酒浆在酒盏里愉快地鼓涌着泡沫。

“鲁国的子路战死前还要扶正发冠，我们有自己的道理和规矩。处女把玩自己的酒杯。

西施的从容、镇静感染了旋波，她冷静地把处女领到偏房里，给他换上了沮鞅的一件便袍。

处女从偏屋出来，重新入座，湿漉漉的头发绾在发冠下，整齐、黑亮；沮鞅的便袍合体地套在身上，像是为他定做的。

“真抱歉，已经没有菜了！我们只能联句作菜下酒了。”西施像一位贤惠的主妇，“就先从我们的客人开始吧！”

“秋风秋雨苦煞人。”处女饮干了杯中酒，他又成了南山里啸傲山林的侠客。

“秋桐秋叶终关情。”西施以箸击杯，婉转抑扬。

“秋夜秋声人不寐。”旋波也联了一句。

“蟹黄美酒离人泪。”处女又接着连上。

“不行！不行！都太阴郁了！每人罚酒一杯。”西施笑着止住两人，她的脸上已经有了赏心悦目的绯红。

三人哈哈大笑，各饮一杯。

“红粉佳人壮士铗，双飞清云化蝶翼。”西施又联了一个对句，“气氛要煽情一点，在这样阴沉的秋夜。”

“好一个‘双飞清云化蝶翼’！”处女从怀中抽出短剑，且歌且舞。巨大的身形在烛光中摇曳成翻飞的大鹏。

处女朝西施挤出一个惨淡的笑容，身子僵立不动了。西施和旋波都同时看见短剑已刺入他的胸膛，只剩下镶玉的剑柄。

处女的微笑还在悲哀地延伸。

“这枝剑是有形的，而你的美丽才是无形的匕首，我早就被它刺中了心房，血流得止都止不住。”

处女躺在西施怀里，无限温情地抚摸着她的发梢。

“甜蜜的一击！”他指了指胸口，头歪在一边死了。

西施把眼睛贴在处女的眼睛上，用自己的眼皮合上了他的眼皮。

“这事对谁都不准说，包括大王和沮鞅。”西施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

一阵风撞开了房门，吹灭了蜡烛，雨点洒进屋内。

屋外的凄风苦雨中若有若无地传来儿童和歌的声音：

桐叶冷，



吴王醒未醒？  
桐叶秋，  
吴王愁更愁。

### 三 倾国倾城

夫差的战争机器再次向列国诸侯展示了他的实力和威慑，艾陵一役，十万齐军土崩瓦解，齐桓公的霸业已成了过眼云烟，代替他位置的是如日中天的吴王夫差。

夫差带着掳掠而来的战俘和一车车的战利品回到吴国，他把二万名吴国儿郎的尸体留在了艾陵的原野上。吴国人沉醉在空前的胜利和显赫的国威中，他们像喝水一样往肚子里倾倒着酒精，只有在过年时才会有的娱乐：龙灯，高跷……出现在吴国的城市乡村。

夫差宣布全国狂欢三日，一切费用由国库开支。他只在姑苏城里呆了一天，祭祀了宗庙和社稷，便心急火燎地赶往句曲梧宫。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夫差的声音在离梧宫很远的地方便响起来了。守卫们认出了自己的君王和他那匹火红的骏马，急忙大开宫门，腿快的赶紧去向女主人报告。

夫差的马耸身一跃，四蹄腾空，跃过了高高的台阶和门槛，两个上前为夫差牵马的宦官被惊在一边。

西施披着一件大红披风，大发高高地挽成一个八宝金凤髻，

淡妆匀抹出现在夫差面前。还未等她明白过来，一团火红已窜至跟前，夫差一探手将她搂上了马背，把一面缴获的齐国帅旗披在西施身上，又裹了几裹。

“爱妃，我们胜利了，齐简公已肉袒称臣，纳币求和。”

“胜利倒在其次，只要你平安回来就行，成天叫人担惊受怕。”西施幽怨地倚在夫差怀里，躲避着他钢针一样的胡须。

“滚滚的大江会干涸吗？千秋的太阳会坠地吗？不！我就像这太阳万古不灭。”夫差用马鞭指了指天上的太阳。

“你会烧死自己的，我的太阳！”西施被齐国的军旗裹得很不舒服，扯了几下没扯开，“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又脏又旧，你难过不难过哪！”

“十名吴国勇士倒在了它的面前。”夫差分辩道，“它一倒，齐国军队就乱了阵脚。”见西施不爱听，夫差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很烦打仗的事。”

“知道还唠叨个没完，一点也不关心我，这么长的时间才见面，一句暖人心的话都没有，就知道打打杀杀。”西施使劲扯下了夫差的一根胡须。夫差疼得咬牙切齿，“肉都快被扯下来了。”“这就叫疼你疼到肉里头。”西施吻着夫差被扯疼的地方。一眼瞧见站在不远处的沮鞅。“傻瓜，还愣着干嘛？旋波还在屋里等你，她面皮薄，你得主动点。”沮鞅看了看夫差，站着没动。

“去吧！这儿没你事了！”夫差挥了挥手，沮鞅像一头小豹子一样向屋里冲去。

“以后别让你的丫头腐蚀我的军官了，好好的棒小伙子全被拉下水了。”夫差捏住西施的鼻子数落她。

“不是你自己命令他跳下水的吗？”西施打开他的手。“我觉

得沮鞅还和以前一样迷我，他可以服从你的命令，但为了我，他甘愿赴汤镬，下油锅。”

“对你的魅力我深信不疑。但我更相信沮鞅对我的忠诚。”

“那就试一下吧！”

“试又何妨？沮鞅！”

“臣在，”沮鞅应声而出，窗户后闪出旋波向外窥望的眼睛。

“茜妃不守妇道，当面顶撞寡人，着你替我鞭笞五下，以家法处之。”

“臣不敢！”沮鞅吓得连连后退。

“你敢抗旨？”夫差扔下马鞭，“给我抽！”

西施拼命忍住笑，装成一副弱不禁风的委屈相，好像受了天大的冤枉。

“臣不敢，请王上要打就打我，出一下气吧！”

“打你有什么用，我要打自己的老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呀！”

沮鞅愣了片刻，几个大步跨到窗前把旋波从里面提了出来。

“大王！你打我老婆五鞭，不就行了。”沮鞅把旋波背朝天转了过来。

“谁是你老婆！”旋波气得又叫又喊。

夫差气得拨转马头就走。“真是个痴人，十足的痴人！”

旋波愤愤地在沮鞅脚背上狠狠踩了一脚，也扭身跑开。

沮鞅仍站在原地不动，嘴里尚兀自喃喃，“鞭笞茜妃，这种念头想一想都是罪过！”

夫差、西施走进房内，西施替他脱掉大氅，卸下佩剑，服侍他在床上舒舒服服地躺下。

“回家的感觉真好！”

“既然好你还要东征西讨，几个月见不到人影。”西施把夫差的发冠也解掉了，轻轻地揉着他颈上的肌肉。

“再使点劲儿，往上一点儿……”夫差欲死欲活地连声哼哼。

“哎哟！手指都快断了，这是粗使丫头干的活儿，不是贵妃干的。”西施在夫差颈上重重拍了一下。在他身边躺下，闭上了眼睛。

“东方诸国都被我收拾了！下一步我要问鼎中原，与中原诸国会盟，成就一代霸业。”夫差兴奋地描绘着他的霸业辉煌。回头一看，西施已经睡熟了，鼻翼还一张一掀的，夫差怎么看都觉得她像一只懒猫。

夫差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图大略，征发十万民工修筑邗城，沟通江淮水道，使其北达于沂水，西达于济水。吴国的兵船和粮船可以直接开到中原地界。吴国人又贡献出他们的儿子和资财，他们相信夫差这位天之骄子一定会给他们带回新的凯旋和荣光。全吴的铁匠炉昼夜工作，火光通明，赶制兵器；新兵们连日操演，训练他们的老兵既严厉又苛刻，整个吴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

但人们惊奇地发现当年驰骋疆场，威加四海的伍相国衰老得就像夕阳最后的一丝余晖了。他仍然佩着相国的绶带，挎着祖传的七星宝剑，剑柄上的七星宝珠仍旧炫眼晃目，但他成天佝偻着腰，眯缝着眼睛，常常呆坐在吴王阖闾的墓前，有时一呆就是半天。嘴里喃喃自语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如同婴孩的牙牙学语。

“他也快进去了，念他是先王的老臣，可以在先王坟侧赏他

一小块地。”夫差有一次对伯嚭说。

“他要是活到六十岁，现在他坟墓上的树已经得由两人合抱了。”伯嚭投其所好，随声附和。当时伍子胥已经快七十了。

西施鄙夷地看了伯嚭一眼，她凭直觉就不喜欢这个没有胡须的大臣，都快五十的人了，仍旧打扮得油光粉面像一个公子哥儿。

“大王，伍相国求见。”沮鞅上前禀告。

夫差冲伯嚭摇了摇头。“有些人，你是绝对不能提的，绝对不能！今天一天又不得安宁，伍相国这是何必呢？”

伍子胥颤巍巍地进来了。

“臣冒死请斩伯嚭和茜妃。”伍子胥吐字有力，口齿清楚。帘后的西施也不觉吃了一惊。

“昏话、胡话，一派胡言。”夫差迎着伍子胥的眼光，一字一顿，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愤怒和厌恶。

“大王请看！”伍子胥抖抖索索地摊开了青筋纵横暴露干皱如松树皮的手掌，掌心中放着几粒又大又饱满的谷种。

“这就是臣请诛两人的证据。”伍子胥脸上干瘪的褶皱一牵一扯。

“这是何物？”

“茜妃与太宰伯嚭串通一气，越国以煮熟的谷种偿还我国去年的借贷，全吴十之八九颗粒无收，民生大困。”

“相国谬矣，全国适用越种，是寡人的主意，以为越地肥沃，其种甚佳，谁知两国地土不同，水气各异，因此我国歉收。此事已有定论，请相国勿复再言。”夫差厌烦地挥了挥手。

“吴越两国山川相连，一衣带水，又怎能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其中定然有诈，请大王详察。”

伍子胥声泪俱下，频频以头撞地，大有死谏的架势。伍相国真老朽矣！如此清楚的事尚且缠杂不清。何况其它呢？西施一边想象着伍子胥缺牙的嘴长出牙后该是什么样的情形，一边替他惋惜。

“相国岂不闻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则化为枳，如此因地气不同，产出各异的事是不胜枚举的，相国不必固执于此。”西施轻柔婉转地规劝伍相国，像是一个懂事的大女儿在安抚醉酒的老父。

“这些谷种都是今年勾践偿还我们的，铁证如山，昭昭日月，你们还有何话说？”

这不是真的，这种事绝对不可能有。越国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太寡恩缺义了！就是勾践要做，范蠡他们也不会答应的，有贤臣的国家是不会有如此丧尽天良的举动的。可是你敢为此担保吗？西施想起了勾践那张在黑暗中阴闪闪的似闭非闭的眼睛，想起了郑旦之死的流言蜚语，她不敢肯定回答自己的提问。如果伍子胥所言若是，那自己就会成为一个罪魁，当初的借谷之事，确实是自己一力促成的。颗粒饱满的谷种在伍子胥摊开的手上胀裂出无数双吴国人仇视的眼神和愤怒，淹没成无边无际的垒垒白骨。

“当初越国归还的谷种已尽数插种，相国手里的谷种从何而来？”伯嚭不动声色地旁敲侧击。

“这是我从曾经屯积越粟的仓库中翻检来的，姑苏城守备可以作证。”

“凭几粒煮熟的谷种来判定一位贵妃的极刑，伍相国也太草率了吧！”伯嚭看着伍子胥因气愤而扭曲的嘴，又刻薄了一句，

“只怕是其他人别有用心地设下的诡计，在几颗小小的谷种上作文章也未免太弄巧成拙，小觑大王的智力了。”

西施很清楚，以伍子胥的人品和忠信是绝对不会说谎打诳的；伯嚭的话是一只阴险的捕狼夹，张开的开关随时可能夹住伍子胥的正直。她很后悔，在最开始随便讲话的无礼，自己什么时候站在伯嚭的立场上。伯嚭的为人岂能与伍子胥相提并论。她觉得一丝侮辱隐隐约约地加在了自己头上。她绝不能让伯嚭躲在她贵妃称号的阴影下向伍子胥进行谰言的中伤。一种为伍子胥辩护的冲动攫住了她，但就在这时，夫差的雷霆之怒已经闪着火花发作了。

“伍子胥，你专权擅威，狡计多诈，还把我这个国君放在眼里吗？我以你是两朝老臣的缘故，不忍心加诛于你，如今进退自谋，不用再上朝见君议事了！”

浑浊的老泪凝固在伍子胥脸上的沟壑里，凄苦的笑容随着泪珠滴落。他整了整衣冠，向吴王连行三个叩拜大礼。

“臣与王永诀，今生不复见矣！”

伍子胥还未走出朝门，伯嚭已经在夫差身边密奏：“臣闻伍子胥出使齐国时，将儿子托付给齐国一位姓鲍的大臣，定有叛吴之心！请大王一定要多加注意。”

“沮鞅，取我的‘属镂’宝剑。”夫差的脸上腾腾地布满了杀机。“把这把宝剑送给相国，什么也不用说。提他的人头来见我。”

西施想大声提醒吴王他正在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正在干“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但头发晕，喉头像被一层厚厚的白膜给封住了，她软瘫瘫地倒了下去，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夫差焦灼和痛心的面容从一片迷乱的烟雾中飘来。“真傻！”她在心

里念叨了一句。

沮鞅提着伍子胥的人头回来复命，并带回了伍子胥自刎前的遗言：

“吾死后，可抉吾之目，悬于东门，以观越兵之入吴也！”

夫差命令把伍子胥的首级挂于东门城楼之上，把他的尸体用马皮裹紧，投入江中，怒气未消地说：

“日月炙汝骨，鱼鳖食汝肉，我看你还能看见什么？”

周敬王三十三年，吴国再次打开了战神的祭坛，夫差跪在祖庙的香烟缭绕之中，虔诚地默祝祖宗的庇佑。明天他的精锐之师将挥戈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卫、鲁等国会盟。晋国，这个昔日的霸主已成昨日黄花，将让出霸主的地位。一朵一朵的霸业之花凋零在吴军的赫赫神威之下。

“先祖洪福，夫差霸业有成，吴国百年霸主梦已成真。”夫差深深地把头叩在地上。

夫差长子，太子友奉命守国，沮鞅也被留下来护卫王宫。夫差跨上战马，甩开牵着战马的太子友的手，隐隐约约有一些忧郁袭上心，年轻的儿子能担当这个重任吗？他没有了往日出征离国的踏实和安心。

“要是伍子胥在就好了！”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喊了出来。

吴国军队远征的烟尘还未在吴国境内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散尽，越国报仇雪恨的军队就把战火烧到了吴国境内。饱尝荣誉与凯旋的吴国老少终于也尝到了蹂躏的苦果。

太子友匆匆走进西施的寝宫，钉掌的马靴在铺着玉石的地板上响起急促的橐橐声。他差点把探头察看动静的旋波撞倒。



太子友走到西施面前，还未说话，已泣不成声，抽抽泣泣地耸着肩膀。

看见他头发散乱，满脸血污，西施全明白了。但她仍然怀着一丝希望和侥幸问：“战况如何？”

“我们战败了，越国大军已攻至姑苏城下安营扎寨。”

“起火了！起火了！”宫外的鼎沸人声中夹杂着惊恐的呼号。几丝红红的颜色映上了宫殿的花窗。

“越军在纵火！”太子友的头像断了脖子一样挂在胸前。

“那他们烧的一定是姑苏台了！”西施肯定的说。

“你怎么知道？”旋波有点吃惊。

“除了那座高台，城外已没有什么可烧的了；再说，台的大梁不就是越国进献的‘神木’吗。”西施不动声色地梳理着头发。

太子友站在旁边瑟缩着身躯，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面相很像父亲，但线条和轮廓都要柔和得多。许姒一年前在临死时当着夫差的面把他托付给了西施。许姒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很清楚要保住儿子的王位，是不能得罪西施的，而且在几年的观察中，她也发现这个越国美女的心地并不险恶，很善良。两个女人在那一刻都觉得更了解对方了，以前的隔隙都冰消玉融于垂死之人与活泼丽人谅解的对视中。

“太子打算怎么办？”西施很怜惜眼前这位年轻人。他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现在忽然要让他离开习惯了的庇佑去自己判断和作主，决定一个王国的兴衰，压力是大大超过了年轻人稚嫩肩头所能承受的程度。

“请茜妃收拾好东西，我打算保护茜妃杀出重围去黄池向父王报信。”

“你就是这样来完成你父王交给你的重任，丢下姑苏城和吴国的宗庙？”

城外的火越烧越大了，窗户上的红色加深着、跳跃着，从窗户往外看，城东的天空都被烧红了。

“形势危急，请茜妃火速收拾行装，等越军合围之后，想走也走不了了！”太子友的脸被火光映得惨白惨白。

“要走你自己走，你父王把我留在吴宫，我要在吴宫等他回来。”

城东方向传来一声轰鸣，像一头巨兽被猎人凶狠一刺击中了心窝颓然倒地。宫里跳动的火红猛地往上一跳，拉出许多大口子。

“姑苏台垮了！”

“这天杀的越国人！”

咒骂声和哀叹声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声浪，灼烤着人们的焦虑和不安。

“越国人烧了他们进献的‘神木’，神奇的树木！”西施把头发高高地束在脑后，漂亮的发髻在火光中如同一只燃烧的金凤，正在神情自若地涅槃。

“我们不能给你父亲留下一座废墟和死亡的空城。你得守住姑苏城。”

“太子，趁越国人立足未稳，我愿带一彪人马出城，驻守城外，与姑苏城成犄角之势，互相照应。我们不能再退了。”一直沉默的沮鞅开口了。

“你的职责是守卫王宫和茜妃，应该出城的是我。”太子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污，冲西施拱了拱手，“多谢茜妃教导，我娘在九

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太子友一甩披风，扭头就走。

“慢！”西施叫住了太子友。“这把‘湛卢’剑是你父王留给我防身用的，你带上吧！”西施用一块细纱汗巾擦去太子友脸上的血污和汗渍。“撑不住就退回城内，不要硬撑。”

宫门外又是一阵喧嚣，不是慌乱的嘈杂，而是井然有序的波浪一击一击地敲击着宫殿，就像涨潮的海浪执著地拍着露出水面的礁石，直至把它淹没。

西施居住的宫殿成了一只在汪洋大海中颠簸的航船。

“不好，有人要闹事，我出去看看。”沮鞅一惊，拔剑冲了出去。

黑压压的人群围在宫门外，手中的火炬映着他们呐喊张大的嘴。

“清除妖孽！”

“去除灾星！”

“杀死那个越国女祸。”

混杂纷乱的人群又朝宫门移近了一些，沮鞅可以看见他们眼中的愤恨、猜忌和犹豫。他们中有刚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散兵游勇，也有城中的老百姓，甚至还有一个抱小孩的少妇。

“谁敢造反？”沮鞅声色俱厉地出现在宫门的大门槛上。人们认出了这位闻名全吴的勇士，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但转瞬又卷起一个更高的浪头，比刚才还要更接近宫门，鼓动起来的人群不甘心在一个人的威慑下退却，他们更加盲目和狂热了。

一位老者向沮鞅走来，沮鞅认出他是社庙的大主持。

“大主持聚众于宫门，可知这是犯杀头之罪的？”

“国破如此，我头何惜？”主持的白须飘然，额上的寿眉一耸

一掀。“我吴国一向敬天事地，所以才战无不胜，国泰民富，今遭此大劫，生灵涂炭，定有妖孽作祟！”

“妖孽与皇宫有何关系？你率众闹事，是何居心？”

“妖孽就在宫中！老夫夜观天象，有灾星降落宫中。”主持用手指天，一颗斗大的白星一闪一闪掠过天际，划出一道长长的轨迹，向吴宫撞来。

“饶恕啊！”

“宽恕我们吧！”

人群中有人跪下大声祷告。有人悲天苍地的捶胸顿足。

“此星自西南向东北，主阴属女，灾星就是茜妃。”

“杀死那个越国女人！杀死那个越国女人！”一个小伙子冲出人群，向宫里投掷火炬，火炬在离沮鞅不远的地方落下，在地上还跳动着火苗。

唰地一道亮光闪过，小伙子的人头掉在地上，在地上还一蹦一蹦，嘴唇还在翕动着。

“连这种姑苏城中的市井无赖也混杂其中，你们分明是刁民谋反，再不退下，休怪我手下无情。”被杀是姑苏城中的小混混。

沮鞅手一招，一队弓箭手爬上宫墙，拈弓搭箭对着众人。

人群踉跄片刻之后，又缓缓地向宫墙流动。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主持双手合什，口中念念有词，走在最前面，迎风的白须像丧幡一样引导着众人。

“我们是替大王除残去秽，他不会怪罪我们的。”

“大家想一想，自打那个越国女人来了之后，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有好过一天。连伍相国这样的忠臣都被她害死了！”

“今天非和她拼个鱼死网破不可！”

人群已经进入了弓弩手的射程之内，有的人已经把火炬扔进了宫墙。

沮鞅缓缓地举起了手臂。弓弩手们绷紧了弓弦。

一朵雪莲花绽开在烈焰腾腾的火焰中，抽蕊送香，婀娜轻曼。西施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弓弩手和人群之间，脸上是不可捉摸的笑意和轻蔑。

“烧死一个有罪的女人就可以退去越兵吗？”西施的声音像水浇在燃烧着的木炭上，沸沸腾腾的人群静了下来，只剩下一些嗡嗡的小声，就像被浇灭的木炭嘶嘶作响。

“是你给吴国带来了祸祟！”大主持的声音如宝剑在风中划过。

“大主持真是火眼金睛，法眼如炬哪！你认为我只有一死才能挽回吴国的败局吗？”西施斜乜了大主持一眼，大主持觉得人有点晕，脑子里塞进了一块大棉花，还在不断地伸缩膨胀。他定了定神：“惟其如此，才能谢天地鬼神和祖宗的亡灵。”

“怎么个死法最合天地鬼神的心意？”西施的笑还在无边地荡漾开去，人群小声议论着向后退去，和大主持之间出现了一段距离。

“要是我烧不死哪！”

“那证明你是圣洁的，是邪恶不可侵犯的，老夫妖言惑众，自当一死以谢国人。神是不会偏袒邪恶的！”大主持垂下了白而且长的两弯寿眉。

“把火炬抛到前边来！”西施大声说。

众人一时没明白过来，仍傻愣愣地木在原地不动。

“把火炬扔到前面来！”珠圆玉润的声音再次响起。

一个又一个的火炬落在西施和大主持之间，腾起了冉冉升腾起伏的火焰，漂亮的火苗调皮地吐着舌头，一闪一跳地抖动着。

西施与大主持隔着火堆对视着，双方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变形，在火光腾起的烟雾中流动变得倾斜和模糊，流动成一些支离破碎的线条。

“那我先行一步了！”西施向火堆走近了几步，灼热的气浪和呛人的烟雾让她又停了下来。

“茜妃！”沮鞅跑过来，跪在西施和火堆之间。火舌烤焦了他的袍袖，他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

“沮鞅！你要是条汉子的话，就靠到一边去。”西施轻轻往回一拨，沮鞅便落在了她的后面。西施像一只刚羽化而成的彩蝶翩然飞进了火堆。

众人掩上了眼睛。

大主持低眉垂首，双手合什。

彩蝶在火中自如地舒展双翼，挥洒着美丽的身形，一个又一个的光环在火中升起，罩着一层悲烈的神圣。人们吃惊地注视着西施在火中从容地舞蹈，挥舞的衣袖把热浪推向观望的人群。

人群跪倒在地，不断地叩头祷告。

“大主持，该你了！”西施从火中走出来，站在大主持身前。

“莫非茜妃真是仙女下凡？”沮鞅惊奇地问旁边的旋波。

“不，她穿了鲁国进贡的‘霓裳羽衣’，是用东海一种怪鸟的羽毛织成，穿在身上，水火不怕。”

大主持瘫软在地上。“老夫有眼无珠，冒犯了茜妃，请茜妃恕罪。”

西施看都没看软成一团的腐肉，低声对沮鞅说：“散发宫中所有的金银财宝，募集敢死队员，由你率领，伺机而行。”

清晨，越军攻城的号角吹醒了昏沉的太阳，太阳伸着懒腰，发出了淡淡的要死不活的光芒，照着姑苏城上飘动的“吴”字大旗上。

姑苏台的废墟上仍是烟火冲天，一股黑烟在空中盘旋，呛人的烟味弥漫在空气中。

西施出现在城头。攻城的越军静了下来，咚咚作响的战鼓声渐渐平息了，连爬在云梯上的越军也抬头仰望着城头上这位高贵的女神。

西施在人头攒集的群蚁中，一眼看见了“范”字大旗下的范蠡，顶盔贯甲的他又平添了几分英武。

“他老了！”西施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都老了。”

范蠡也看到了城头上的西施。“她为什么要到这死神盘旋的战场上来，万一……”

血腥的战场凝聚在这一对痴怨的对视着的眸子中。死亡也散发着美丽的氣息。

沮鞅适时地率领一批敢死队员冲出了城门，越军的阵脚乱了。“范”字大旗被裹胁着向后退去。

他会恨我的，但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一个坏女人。

“闪开！”旋波发出一声惊叫。一匹惊马在城墙上狂奔乱跑，已经撞翻了两名试图抓住它的兵士，西施是它的下一个目标。

从斜刺里扑向惊马的旋波像一片树叶一样软飘飘地被弹开了。西施也被惊马带出了好几步远。

鲜血从西施身下渗了出来，像美丽的红色小花，映衬着安静躺在地上的如玉佳人。

此时，在黄台，夫差正手捧大爵与众诸侯盟誓：效忠周室，尊王攘夷，世代平安，永享万世太平之福……

## 四 明镜妆台

夫差匆匆从黄池赶回他饱受战火之苦的家园。他催动着他的座骑和士兵，背信弃义的越国人终于反叛了，他们忘记了椒山之战的教训，该好好给他们上一课了。

出乎夫差意料的是越军没有像椒山之战中那样退却，倒是他的左右两翼先败后撤了。

“我的两翼被包围了，我的两翼溃逃了，但是——我们进攻！”他激励着将士，亲自举起“吴”字大旗，冲向敌阵。但他的进攻也终于变成了一场溃逃。吴军太疲惫了！他们的斗志在得知家园被围时就已经涣散。

夫差把“属镂”宝剑丢在伯嚭面前：“你替越国担保他们永不反叛，我才听你的劝告放走越王。今天，你去越营替我请和，如果不成，这把剑就归你了。”

勾践在范蠡、文种的劝说下，答应了吴王的请和，因为他手下仍有十万困兽欲斗的残兵败将。

“吴国从今不复振矣！”范蠡对着卑躬屈膝的伯嚭说。

夫差是在一个深夜回到吴宫的，他在脸上蒙了一层黑纱，没



有一个大臣知道他回到了京城。

夫差跪在西施的床前，西施的脸比白色的被单还要白。强健的大手和纤细的柔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大王，咱们的孩子……”

夫差早知道西施被惊马撞翻的事，他全明白了。

“两个！我的两个儿子！”太子友也在乱军中身中数箭，恐被俘受辱，自刎而死。夫差把头深深埋在了西施的被单中，把西施的手紧紧贴在脸上。现在这只手是他唯一的慰藉和全部生命的源泉了。

“谢谢你，茜妃，是你替我守住了姑苏城。有你这一位贤妃，我好高兴！”

“我可从没想过要替你守城，我只是想替你保住这个家。你临走时托付了我的，我不能让我的丈夫无家可归，这样的妻子在苧萝村是会被休的。”西施一口气说了许多的话，脸色更白了，胸脯一起一伏。

“大王，茜妃的身体很弱……”一旁的御医小声地提醒。

夫差在那只小手上吻了又吻，印下了无数的唇印和泪痕，离开了西施的寝宫。

“夫差，你忘了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一声炸雷响在夫差耳边。

醍醐灌顶，灵光一线，夫差低首恭恭敬敬地答道：“唯！不敢忘。”

一个执戟的老卫士站在夫差面前，为自己刚才的冒失吓白了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小人罪该万死，冒犯大王神威，罪该万死！”

“这是大王的老卫士，参加过椒山之战，明天他就要解甲归田，要求给大王守最后一夜，我就自作主张地答应了。”沮鞅在夫差耳边说。昔日英姿勃勃的近卫军官如今也变得憔悴不堪。三天前，旋波在他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替我保护好茜妃！”

“卿有何罪？”夫差无限感慨地将老兵扶起。“寡人之过，与卿等无干。”夫差紧紧抓住了老兵的手。

“大王，我不愿回家，我要一辈子为你牵马坠蹬。”老兵哽咽了。

“怎么能不回家哪！家里人都等着你哪！你为寡人一辈子征战，也该享几天清福了！”夫差解下腰间的玉珮，塞给了老兵，“回家买点东西，别让人说我夫差刻薄寡恩。”

老兵接过玉珮，持戟举手，向夫差行了个标准的礼，“我会把它带进我的棺材里。”老兵持戟在清冷的殿宇中，如石雕一般，眼睛里亮晶晶的，像镶着宝石。

“天意呀！天意呀！要是这个提醒早来几年，我也不至于落到今日这个地步，夫差拔出宝剑，无奈地挥舞了几下，叹了口气，又还剑入鞘。

冷漠的月色把夫差和沮鞅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又在影子边上镶了一层白色的光晕。

“该刮一刮胡子了，沮鞅！”夫差拍了拍沮鞅的肩。

“你也该刮了，大王！”沮鞅看了看夫差胡子下巴。

两个男人在月影花丛里怪声怪气地怪笑着，直至笑得弯了腰，流出了涩涩的泪。

“这泪是苦的，不是咸的。”夫差舔了舔嘴唇。

“像血一样粘稠，这是血水，不是泪水。”沮鞅抹了一把眼睛。他们又笑成一团，惊起栖息在御园中的老鸱，发出尖啸的怪叫。

夫差走到西施床前，“爱妃，你好些了吗？”

“我感觉好多了，躺了这么多天，也不知道丑成什么模样了？你把镜子递给我照一照。”西施斜靠在高高垫起的被子上，用手轻轻抚摸着自已的脸。

“比以前更漂亮了，像一只冬雪中的瘦梅，惹人爱怜。”

“我明白了！一定是我瘦成了一个黄脸婆。你在嘲笑我。”

“这个‘瘦’是相对于漫天大雪，遍地雪花而言的。你想啊！茫茫冰雪覆盖的大地和一株梅花相比是不是很‘胖’，在这种‘胖’下，一枝‘瘦梅’是不是巧夺天工？”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样贫嘴了？”西施高兴得闭上了眼睛，眼睫毛一抖一动。

夫差止住了拿来一面铜镜的宫女，亲手把它送到西施面前。

西施睁开的眼睛在铜镜上挑剔地扫瞄着，像出嫁前的新娘最后一次定妆。忽然她惊叫一声，铜镜掉在地上。

“怎么回事？”夫差一把抱住了西施。

“我看见旋波了，镜子里有旋波的影子，还冲我笑，就像她以前和我调皮时一模一样。”

站在屋外的沮鞅忍不住抹了一把眼泪。

“对不起，沮鞅，我不是故意惹你伤心，我真的见着她了，我那可怜的小妹妹。”

“快去盛一盆清水来。”夫差着急地吩咐身边的宫女。

清水盛来了，在铜盆里一荡一漾，轻轻爽爽地透着明净。

“来，爱妃，你来照一下这面镜子！”夫差亲自把铜盆端到了西施面前。

西施凝视着自己在水中的面容，久久地端详着，眉目间透出高僧参禅得道时的神情。她把手搁进盆里，搅乱了一盆碎玉，轻轻地搅动着，“真像我妈小时候摸我的脸一样。”

搅了一会儿，西施索性用双手掬起一捧清水，放到唇边吮吸，御医想要制止，但被夫差用眼神止住了。

“真舒服！”西施调皮地看了众人一眼。“苕萝村的水比这还要清，还要凉，还有一股甜味，甜到你的五脏六腑里，喝一碗水要甜上好几天。”

“有机会一定要和你回苕萝村去看一看，一定得去看一看。”夫差附和着西施的话。

“他们……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欢迎……我们回去！”西施怅惘地把手中的水倒入铜盆中。

夫差默然了。这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战争在每一个村落都有它的受害者，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仇视和怨恨。

“水是世界上美丽的东西，是清就是清，是浑就是浑，不像人的心那样易变，那样难以捉摸。可怕得让你不敢相信它是人的心。”西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苕萝村里有一口井，只有行过笈礼的姑娘才能去照，那水比铜镜还要明亮得多，能照出每一根头发，连眉毛都照得一清二楚。只要照出重影就说明这姑娘可以出嫁生子了。”西施陷入了一种虚幻、谵想的境界，手指紧紧地抓着床单。“真想再回苕萝村去照一照那口井，一照，我的病就全好了，那井水是能消灭去邪

的。”

“我要给你造比那漂亮得多的井，只有我才能真正替你消灭去邪。”夫差把西施的手紧紧攥住，赌咒发誓地说。

夫差火速召见了伯嚭、王孙雄，商量给西施造井的事。

“在馆娃宫所在的灵岩山上和箭泾两岸造十八口大井。”夫差在桌面摊开一张大图，上面有好多小圆圈。一个圆圈代表一口井，位置已经勘测好了，这是我请郑国最著名的水工设计的。”

“大王，十八口井是不是多了一点儿……”王孙雄不无忧虑地说。

“多什么多呀！只要茜妃能早日康复，就是造它一百八十口井，吴国也要造。”伯嚭早就摸透了吴王的心思。

王孙雄扫了伯嚭一眼，当然，又不是你伯嚭掏钱，造一千八百口你也不会心痛。

夫差敲了敲图纸，提醒两人注意。

“每口井深二十丈，周长五丈，周围全用玉石栏杆砌上，井台全用苕萝山的胭脂石铺成。每口井都要有各自的特色，不能雷同。”夫差又敲了敲图纸，他发现王孙雄走神了。“王孙总管！工匠一定要请各国最好的工匠，材料也要各国最上等的材料。”

“是！”王孙雄机械地点了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夫差准备结束这场会见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钱？”王孙雄无可奈何地摊开了手掌。

“求人不如求己，你不就是宫廷总管，这钱当然该你掏呀！”夫差有些困惑。

“大王！国库早就空虚，这次黄池大会和越国入冠一折腾，已

经告罄。我手上这把钥匙串儿锁的全是一些空库房，毫无价值了！”

王孙雄说没有，那就肯定没有了。夫差又把求助咨询的目光投向伯嚭。谁都知道，伯嚭是全国首富。别的不说，单是越国每年的进贡贿赂就已经够建好几个十八口井了。据说他家已经用金槽喂马了。

伯嚭深知王上目光的含义，也垂下头，满脸挂上一副与君同忧的神情，但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他心里暗暗叫苦，苦思脱身之计。“有了！”伯嚭猛拍大腿，把夫差、王孙雄吓了一大跳。王孙雄心想：王上可真有本事，能从铁公鸡身上拔下毛来，管它多少，能让伯嚭掏钱就行，只要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大王，臣有一计。”

“有钱就有钱，没钱就没钱；有计有什么用？”夫差有点着急。

“大王不是刚筹措了一笔军费，准备扩建我们的水军，与越国人决一死战吗？不如先把此款项的一半拿出来为茜妃造井。”

王孙雄泄气了：铁公鸡就是铁公鸡，也只有他才想得这种剜肉补疮的办法。

夫差的脸色有些发白。扩建水军的计划是他多年的心血，在这次与越国人的交战中，他发现，只有在水军上超过越军，才能彻底击败越军。夫差素来把军队视为他的半条命根，可西施是他生命的全部。

“好！就依相国所言。”他只有妥协了，伯嚭是在伍子胥死后继任的。他的性格和自尊都不会允许他强迫臣下出钱为自己的爱妃大兴土木，只有委屈他这只饱经战火的军队了。

“记住！一定要把井造得漂亮一点，好好让茜妃开开心。我

已经快半月没见到她的笑容了。”提到西施，夫差心里舒坦多了，只要她开心，花这点钱还是值得的。

“遵命！我的大王！”有钱撑腰的宫廷总管气粗了许多。伯嚭也在一旁谄笑：“那是自然，并不修漂亮一点，又怎么能配得上茜妃的美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他很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巧妙的脱身之计而高兴。你是做王上的富有一国，还好意思向我们这些下臣伸手，也太过分了。

“相国。”夫差叫住了扭头欲走的伯嚭。

“大王有何吩咐？”

“我真奇怪你为什么还乐得出来，要是越军再次攻打吴国，我们还抵得住呀？你的那些财宝还保得住吗？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你又高兴什么呀？”

伯嚭知道自己刚才喜形于色了，赶紧解释：“我刚在心里替茜妃算了一卦，上上大吉，所以高兴。”

“有机会多替你自己算几卦吧！算一算你什么时候破财才能免灾。”王孙雄揶揄道。

凉风习习，金辉西坠，朗月徐徐升起。一轮白色的圆月、一个暗红的火球同时在空中出现。坠日和朗月之间现出一个天底下最绝伦的美妙，西施在玩月井边梳理着她柔情的秀发。绣着凤头的玉梳在乌黑的发中进进出出，宛如一只金凤游戏在山间谷地、溪畔河边；一缕一缕的青丝荡漾着、舒缓着、飘逸着……从密密的梳齿间流出。间或长发一甩，恍如扬起一道黑色的波涛，波涛下的一双美目亮丽了天空中越来越高的朗月疏星。

“发什么愣？看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看够？”西施娇憨地对吴王

笑笑，顺手向他拂去几滴水珠。

“真舒服！”吴王依在玉石栏杆上，用手拂去脸上的水滴，“再来几滴，比吃西瓜还解渴。”

“傻不傻呀！凉水溅在身上，打湿了衣服会着凉的。”

“和你在一起，我的智力常常降至零点以下，忘记了我的江山，我的子民，甚至忘记了我是一位国君。”

“那我就不是一个好妃子，一个好女人。”西施甩了甩头，把脸上柔和温润的曲线朝向夫差。

夫差用手拍了拍栏杆，抚摸着上边的花纹，“人和玉石不同，玉石可以雕成栏杆、玉珮、玉镯、玉环……，可人一旦成为君王之后就只能是君王，不管他合适不合适。”

“大王，你想得太多了！这样好的月色，到我这儿来，替我梳梳头。”

夫差依言来到西施身旁，接过她手中的梳子，在鼻子上嗅了一嗅。“真香，你是一个奇妙的女人，凡被你沾过的东西都有一股灵气和香味。”

“那你呢？你可是我沾得最多的一件物什哟！”西施的眼神中闪着戏谑和顽皮。

“男人除外，凡是见过你的男人不是发傻就是发痴。”夫差自嘲地笑了。

“他们喜欢的不过是我父母给我的一副容颜，又有几个人是真心地喜欢西施呢？如果我成一个黄脸婆，你还会让我做你的贵妃吗？”

“如果你现在变成了黄脸婆，我肯定还会让你做贵妃；但如果你以前就是黄脸婆，第一，越国不会把你送到我的宫廷里，第



二，送来我也不会收。”

两人一时都沉默不语，只有习习的山风从他们身旁滑过，一对亲密的倒影映在井中，皓皓明月像是他们相亲相爱的证人，幸福地在水中一漾一漾。夫差的手停住了，梳子遇到了几根粘连在一起的头发。他小心翼翼地拢开头发，一根一根地在里面探索。

“把梳子打湿点水一梳不就得了。”西施很不理解夫差的小心和木讷。

“这怎么行呢？你的头发是能随便打湿的吗？”夫差呵护着在他手中滑落的青丝，像在关切刚出生的婴儿。

“男人有时候的确是很可爱的！”西施不可理喻地摇头笑了。

“也许我不是一个好君王，可是我敢对着神明说，我对一个女人真心好过，我曾经用全部的身心疼过一个女人。”夫差仍旧一丝不苟地为西施梳理云鬓。

西施抓住了夫差握着梳子的手，“抱抱我，大王，我有点冷！”夫差腾手抱住了西施。两人的手指绞在一起缠绕、抚摸、抓捏……温情的舒适从手心向全身涌动，麻痹着他们的神经和理智，彼此软绵绵地靠在对方身上，既依偎着对方，又支持着对方。

“我们就这样一辈子相依为命！”

“我们就一辈子这样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西施有些费解。

“就是互相吐口水的意恩。”夫差笑了，旋即又补充道，“是说困在浅滩上的鱼，互相吐出泡沫，让对方有一个生存的机会。”

“那我们也相濡以沫一下！”西施把嘴唇朝向夫差，一点猩红的诱惑时隐时现于灿烂如银的牙齿中。

夫差品味着西施的小手，上面已经有几点若有若无的青斑。

“我老了，大王！”

“我也老了，我们都老了！你看我两鬓已有微霜。”夫差吻着西施玉手纤纤上的青点，想用热情将它吸收化解。

“不知道那些史官会怎样作践我们，在我们百年之后。”

“丹青上将记载一位美艳绝妙的王妃和一位英武君王的风流。”

“是吗？会是这样吗？”

“百年之后，我的霸业将会凋零，而你的美貌却将流传百世，香飘万年！人们会为你写下一段段神异的传说。”

“真像一个梦，像一道挂在天边的彩虹！”

“彩虹是虚幻的，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你的美貌却是实实在在的。蓝天、流云、大地、柳丝、小鸟……无不充盈着你的美丽和多情。”

“大王，要是有人敢说你是一个纠纠武夫，我拼却这条小命也要和他理论，你是世界上最温柔、最体贴的好丈夫！”

两人久久地温存着，羞得月隐星逸，树叶腼腆低语。

吴国的大臣们很难再见到他们的国君了，夫差把一应军国大事都委派给了相国伯嚭，他自己则成了一只闲云野鹤，流连于山水之间。他的身边总伴着那位绝色的佳丽，就像一对刚开始恋爱的小情人，甜蜜了吴国的名山胜水，恩爱着江南的阡陌水乡。

吴国的百姓经常见到他们的君王和王妃或驾舟于香泾采香，或荡桨于箭泾碧波；有时候他们在灵岩山上啸傲风月，西施抚琴，吴王纵歌；有时候他们又相伴于十八井的玉台脂石之畔，吴王亲手为他的爱妃梳理云鬓。

“瞧！那对瓷人儿又出来了。”百姓们亲切地议论自己的君王。只有他们回家发现米缸里的米不如以前多了，市面上的菜蔬一天比一天贵，他们才觉得君王的恩爱甜蜜和老百姓的家居生活有了很大距离。当他们幼小的儿子被强征入伍时，他们终于互相试探着发问。“大王这就叫做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吧！”

姑苏城中的一位耆宿写了一副对联：

明镜妆台君王乐！

追问邻邦事有无！

横批是：危如累卵。当沮鞅带着近卫军去捉拿老者时，老者已飘然仙去，不知所踪。只在堂屋中留下一块大兽皮，上面写着：

呜乎哀哉！忠臣掩口，谗夫在侧，邪说谀辞，以曲为直。养奸蓄乱，将灭吴国，庙社为墟，殿生荆棘。

沮鞅拔剑猛刺那块兽皮，不能损它分毫；又用火烧之，袅袅轻烟中杂着一股膻味在空中浮荡，兽皮渐渐缩成一团。“我让你硬！我让你硬！”沮鞅使劲儿在兽皮上用脚又捻又踩。等到他没有了力气，手下的士兵把那焦黑的一小团捡起来递给沮鞅，沮鞅气坏了，上面赫然是四个大字：

呜乎哀哉！

沮鞅把兽皮往地上一掼，“弟兄们，今天晚上我请喝酒，不去

的请便！”

入夜，在箭泾河畔的一家小酒馆里传来近卫军们的狂歌乱唱。领头的是一位优美、舒缓的男低音。

战马长嘶 盔甲闪亮  
五月渡江讨齐王  
登上高峰望我的爹娘  
慈母针线游子裳

戈戟森严 战鼓齐擂  
随吴王除残去秽  
登上高峰念我的妻儿  
佳人白发征夫泪

众人嘶哑着被酒醺得变了调的喉咙跟着唱：

慈母针线游子裳  
佳人白发征夫泪

低沉、哀怨的歌声凄楚着深沉漆黑的夜空，在暗夜里传得很远，搅乱了吴江上点点渔火。又有一位渔夫敞开了他那风月熏陶、江风铸就的嗓门唱起了渔歌：

江船秋月夜阑珊  
渔人辛苦又一天

开舱视看嫌鱼少  
大王重揖

村俗的俚曲呼啸着江风，汹涌着，遮没了星月。

姑苏城里的千家万户都听见了这如泣如诉的怨歌。人们在被窝里支起手臂，竖着耳朵生怕漏掉了一个音符。“大王啊！你该清醒清醒了！”吴国的子民心中在泣血。

凄凄阴风扫过街巷，树叶沙沙，尘土阵阵，无人的街闾中响起了小儿的和歌，是西施在梧宫中听到的那首：

桐叶冷  
吴王醒未醒  
桐叶秋  
吴王愁更愁

“大王，你听这是什么声音？”梦中的西施被惊醒了。

“风声、树叶声、还有就是……你的娇身！”夫差摸着西施缎子一样的皮肤，爱得想它们融在一起。“早点睡，明天还要去玩月井赏花。”

“大王，我总觉得你应该过问一下国事，不能一天老陪着我呀！”

“国事？陪我的茜妃就是我最紧急最重要的国事。”

夫差一看睡不着了，干脆搂住西施，细腻娴熟地探索着她的痴迷和敏感，在西施身上激起一层层的波浪和涟漪。西施解开束发的绸带，用又长又密的发梢缠在吴王的脖子上，织成一道温情

四溢的发网。

“大王，你不是常说要和我融为一体吗？这一下你遂了心愿吧？”

“在我的心上系一根绳子还不放心，还要在我的脖子上来一道罗网，你是不是想用你的温柔封杀我呀！”

“我又不曾迷你，只不过是自迷自罢了！与我何干？”

“岂不闻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蝶蝶自恋。你就是不醉人却让人自醉的美酒，就是不招蝶却引蝶恋的香花。”

“你就是不知羞的狂蜂浪蝶，毫无怜香惜玉的大色狼。”

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花开月圆，羞煞了月亮和繁星，羞走了天际流云。